

短篇小说集



青松雨



青 松 淅 雨

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雨 淩 松 青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六 厂 印 刷

197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 · 1896 每册 0.46 元

写在前面

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最近举办了部队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这里选收的，就是学习班学员的部分作品。

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初学写作的部队基层干部和战士。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他们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把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抱着为无产阶级牢固地占领文艺阵地而创作的信念，敢于革命，勇于实践，在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大道上，迈开了第一步。

作者们力图通过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从部队路线教育、传统教育、向人民群众学习、战备训练、民兵建设等侧面，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展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部队沿着毛主席建军路线乘胜前进的新面貌。但是，由于水平所限，作品离我们的愿望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很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七二年三月

目 次

决心书·····	战士	何先润(1)
演习前夜·····	干事	严玉树(13)
责任·····	干事	徐进信(21)
雨洒松青·····	战士	李德昌(40)
“出格”战士·····	干事	李建华(51)
风雪夜·····	战士 谭少军	王尚贤(71)
海防“活雷达”·····	排长	席二旺(85)
冲锋号·····	战士	周惠成(93)
总结·····	战士	黄瑞梓(108)
梅大夫·····	战士 孔祥岭 干事	刘景瑶(121)
海英·····	战士 陶泰忠 干事	李建华(138)
打石雷·····	战士	张辉斌(156)
带路·····	干事	崔志华(171)
玉英书记·····	战士	周惠成(186)
源远流长·····	战士	王尚贤(207)
一张计划表·····	干事	程宝光(222)
水·····	战士 范如照 副连长	杨清广(235)

决心书

战士 何先润

一

稻子一收完，部队接着就要野营训练。看同志们那股不分白天黑夜抢时间的热火劲儿，把全部稻子晒干扬净藏好，也超不过一个星期。——离野营训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这次野营，放在我们炊事班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前几天，我们班长调出学习，班里的大小事，就落在我这个刚上任的副班长身上了。听说营里要给派位新班长来，可谁知道啥时候到呢？班里大部分是新同志，就说我自己吧，这样的训练也只经过一次，这次却要我带一个班，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

时间不让人哪，得赶紧做好野营前的准备工作。我想，野营训练可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第一步，要发动大家都在班里表决心，全班再向党支部写一份决心书，一开始就要表现出轰轰烈烈的气氛。

这一天，我从早到晚，苦思苦想，总算把决心书写了出

来。我们在决心书上表示，野营训练中要做到“三大”、“二高”、“三个一”，就是大讲野营训练的好处，大造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声势，大力总结野营训练的经验；全班同志要把对野营训练重要意义的认识，提到新高度，总结的经验要高质量；一天一次学习座谈会，两天一次小总结，三天搞一次评比。结尾觉得还不够劲儿，又编了这么一段快板诗：跨雪原，越冰峰，炊事班决心往前冲，政治工作要做好，保证饭熟菜香热腾腾。

决心书写好后，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总觉得还缺点儿什么。这时，班里的新战士小李兴冲冲地跑来说：“副班长，别愁了，营里给咱调来了新班长，名叫——实打实。”

“叫什么？”我问小李。

“实——打——实！”

我想了想，对了，我们营七连炊事班长不是叫史大石吗？虽然过去没在一块儿工作，但名字早就熟悉。七连的同志说他平常不喜欢多说话，说句话落在地上能砸个坑。干起工作来钉是钉，铆是铆，扎实得很。他们连的人都不叫他史大石，而叫“实打实”，这名字越叫越响，后来全营都叫开了。他来当我们的班长，太棒了！

我一口气跑到厨房，告诉大家：“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营里给咱调来了一位新班长，就是大家早就知道的那个碌碡砸碾盘——实(石)打实(石)！”经我这么一咋呼，大家都笑了起来。小李往灶边一指，向我呶了呶嘴。我一看，才见灶后站着一个人，胖墩墩的个子，一张大方脸，把军衣的

两个衣角交叉扎在腰带上，袖子高挽到胳膊，手中舞着锅铲，正在炒菜哩！他听我这么一说，立刻停了下来，朝我说：“副班长，听班里同志说，你正忙着写决心书，没去打搅你，先到厨房来了。”

他这一说，弄得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我说：“班长，你刚来就干上了，还是……”没等我说完，他接上说：“炒完菜，我就去找你。”

菜炒完了，等他把班里的战备器材、内务卫生、大家的学习笔记本都看了一遍后，我就向他专门汇报了野营前的准备工作情况，把刚写好的决心书也交给了他，还特意把那段快板大声念了一遍。不料我讲了好大一阵子，却并没引起他多大兴趣。只见他瞅着那份决心书，微微地皱起眉头。

皱啥眉头？是嫌我拔高拔得不够，还是嫌气氛造得不足？我这是初步意见，哪里不妥，还可以改嘛。我说：“班长，这可是野营训练的第一炮，这个声势一定得造好。你就动手改改吧！”

他象看透了我的心思，把决心书往他口袋里一装，笑着说：“别急，全班的决心要靠全班来下，这得和全班同志商量商量。”

二

第二天吃过早饭，班长组织全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后，就带领大伙到山上搞野炊去

了。——哎！决心书的事他怎么一字没提？是忘了，还是我写得不好？

喔，我明白了：他是要先看看我们的“实力”，摸摸底呀！这野炊咱不知搞过多少次了，保准没问题。一到山上，我操起把铁锹就挖开了。其他同志也投入了紧张的战斗。这天刮南风，当然灶门要朝南开，顺风烧火火才旺嘛。这时，班长站在我旁边，用手搭了个“凉棚”，朝天上望了好一阵子，说：“看来得挖两个口啊。”说着跑到灶的北边又挖了一个灶门。我一看觉得不是个味，烧饭又不是烧窑，难道要两边对着烧？再说，蹲在北面烧火，南风一吹不烧眉毛才怪哩！可他把灶门挖好后，马上又从旁边搬来几块石头挡在灶门上，只留一条小缝散烟。我瞅了瞅他，心想：“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却笑了笑，没吭声。

灶下好象安了鼓风机，南风一个劲地猛吹，火苗呼呼地直往外冒。我想，这样只要二三十分钟保证饭熟菜香。我正高兴时，风却渐渐停了，不一会就倒了西北风。这风象是故意给我难看，火苗全从灶门吐了出来，差点燎了我的眉毛。烟熏得我直淌眼泪，我眯着眼，使劲往灶下边添柴禾，越添烟越大，眼瞅着没了火。正在我喘粗气流眼泪的时候，班长紧迈两步走过来，搬开北边灶门的石头又堵在南边，眨眼工夫，火又呼呼着开了。我又惊又喜地说：“班长，你干的太好了！要不是你预先准备这一手，又得临时顶风挖灶，今天这顿饭就不知啥时候吃上了。”他听了后对我笑了笑说：“你挖灶的时候，我看了看天，虽是刮南风，可天上的浮云一

动不动。刮风天云不动，风向变换在瞬间。所以我在北边又挖了一个灶门。”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接着说：“收了麦子，要想到种玉米。加强战备，就得多准备几手才行哩！”

听他这一说，我才真正感到这位“实打实”班长确实想得周到。

饭做好后，他指着对面一个山头问我：“要是同志们守这山头阵地，上山的路又被敌人炮火封锁，这饭怎么送上去？”

老兵了，这个问题还难得住我！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快速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

“好，咱们来一个‘敌’火下送饭！”班长边说边把一锅热气腾腾的饭分装在两个饭筐里，把手一招说：“按照各自分工，走！”他挑起饭筐就走，我也提着桶在后边紧紧跟上。

哎呀！你瞧他，脚底板象擦了油，别说我手里提着东西，就是空手，恐怕也难跟上他。当我停下喘气的时候，只见他挑着饭筐已经到了山腰，我还没爬到山腰，他就到山顶了。等我上去后，他朝我笑说：“多练几次，就行了。”

同志们上来后，我们刚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班长站起来，望了望山下热火朝天的打谷场，指着一片开阔地，亲切地对大伙说：“来，咱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通过‘敌人’步兵火力封锁的这片开阔地，把饭给同志们送去！”我想，上山没跟上，下山通过这片开阔地，不会跑不动吧！我冷不防一把抢过他手中的扁担，挑起饭筐，飞也似地下了山。我正准备一鼓作气冲过开阔地，班长在后边出了个情况：“‘敌人’

向你射击！”我头也没抬，迳直往前冲。这时，他一步跨到我前面，喘着粗气问我：“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还跑什么？”他声音非常严厉。

“怕啥！”我放下饭筐，伏在地上，右手摸着后脑勺上汗渍渍的头发，找不到适当的词来回答。

他听我这样说，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们刚刚学过了毛主席指示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怎么遇到具体情况就懵了？打起仗来，勇敢无畏十分重要，但如果我们莽撞蛮干，自己牺牲了事小，肩上的饭担子不能送到阵地，直接影响到同志们消灭敌人，那可就是大事啊！”他看了看我难为情的样子，接着说：“现在我们把困难设想得越多，准备工作才能越充分，将来打起仗来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说罢，他拉过一只饭筐，左胳膊一夹，右胳膊着地，撑起身子一高一低地向前冲去。

班长的动作，我简直看迷了。沉重的饭筐夹在腋下，象夹着一只空篮子，只见他时而跃起冲锋，时而匍匐前进，又快又稳地通过了这片开阔地，把饭送到了打谷场上。刮着这么大的风，跑了这么多路，到场上我一摸，嘿，饭还烫热烫热的哩！

全班同志都赶来了，班长又和大家研究野炊中如何烧煤呀，雨天行军如何保管火柴呀……尽是一些不紧不慢的事，看样子，那份决心书他算撂到脑后去了。我忍不住对他说：“班长，得考虑考虑决心书的事儿了，顶好早交党支部，抢在

各班头里，打响第一炮。再不抓紧，就大年三十看黄历——没期啦！”

他象看出了我的情绪，把着我的肩膀，关照了我一句：“副班长，战备的事，每一件都得扎扎实实做好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二万五千里，还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

三

打班长来后，班里有了变化。大家练得更扎实了，象野炊送饭那动作，有空儿大伙就练。看着这情景，我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全班信心足，劲头大；但想到班长对决心书那个不热心的样子，我真担心这个出了名的“实打实”重业务，轻政治。本打算直杠杠地给他指出来，但又想到这敌火下送饭的动作我也没过关，等把这一手学会后再说。于是，我也抽空弄筐子装上泥块，夹在腋下练匍匐前进。

虽说我在家样样农活都干过，可是用胳膊夹着四五十斤的筐子爬行，这还是头一回。一折腾就是一身汗，手和脚也不协调，练不上一个小时，胳膊就象灌了二斤醋——酸溜溜的，两腿好象灌了铅。夜里躺在床上，浑身上下象散了架。当时，我真恨自己不中用。

说来也怪，经过几天的苦练，那只筐子好象减轻了许多，我渐渐地也能象班长那样，顺利地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线了。我心里又开始乐了。暗暗想：嘿嘿！在野营训练中

瞧吧。正在这时，班长又向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用桶送汤，很难穿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怎么办呢？”

“是呀，班长，你说该怎么办呢？”班长提的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要是在野营中连长也出这么个题目，不就抓瞎了？班长见我着急的样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盈盈地对我说：“要多想，开动开动它嘛。”

这几天，我脑子里就忙着想这个问题。说来也怪，问题在我脑瓜里翻了几个过，我倒对它有了感情，把个决心书反忘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刚一“迷糊”，隔壁厨房里“刷——刷——”用水冲洗东西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翻身下床，走进厨房一看，——只见班长一个人，借着煤油灯光，用水冲洗我们班那只沾满油污的背篓。

“怎么还没睡？”见我过来，他先是一愣，接着问道。仿佛睡觉与他无关似的。

我一看他深更半夜这样专心鼓捣这个背篓，对他的担心又增了几分，不由地冲口而出：“班长，咱们千万不能再吃这个背篓的亏啊！”他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好生奇怪，瞪着两只大眼望我：“怎么，你们吃过这背篓的亏？”

经他这一问，我一口气把我们班老班长早先讲过的一件事说了出来。

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我们班和全团各“尖子”炊事班比武。烹调技术，菜的花样，都是我们班领先，就因为作饭生火的动作慢了些，输给了二连。回来后，班里有个同志就

采取“紧急措施”，编了这个背篓，悄悄地把浸上煤油的木柴放在背篓下边，上面拿些柴禾盖着，背着它去和人家较量，果然比了个头一名。回来后，那个同志再不象过去那样认真工作了，成天想着找“窍门”。结果窍门没找到，还一连做了几顿夹生饭。党支部发现后，及时对炊事班进行了教育，才扭过弯来。前年，老班长复员离队那天早晨，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班务会，叫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背篓的教训。

“哦——”班长听我这么一说，楞了半晌，忽又象记起什么往事，轻轻地嘘了一口气。接着，他从军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翻到最后一页，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个。”我一看，是他爸爸写的，字体刚劲有力。上面有这么一段话：“大石，我还要说几句。形势越是大好，越要把手中的枪把子攥紧。昨天，我又给村里民兵们讲了我们家那个背篓的事，这个事我早给你讲过，你可不要忘了。”

我看到这里，感到非常诧异，一把抓住他问：“班长，你爸爸也知道这个背篓？”

班长随手拖过一条凳子，拉着我肩并肩坐下，对我说：“他哪里知道这个，他说的是我们家那个背篓。”

“怎么，你们家那个背篓？”

“那还是解放前，我们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唯一家产是一个黄里带黑的要饭背篓。日本鬼子侵占我们家乡后，日子就更难过了。后来，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我们家乡，打鬼子，锄汉奸，帮助穷人闹翻身。从此，我爷爷扔掉了要饭棍，可背篓还是不离身，日里夜里，拿它给八路军送

粮食、运弹药。在一次战斗中，爷爷牺牲了。我爸爸又背起这只带着血迹的背篓，沿着爷爷走过的路，继续参加战斗。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我们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我爸爸又背起背篓，参加了支前民工的队伍。解放军打到哪里，他就背到哪里。解放后二十多年来，我爸爸一直保存着这个背篓，经常给我们弟兄几个讲这个背篓。今天下午，收到爸爸的来信，你看，他又提到了这个背篓。”

班长讲到这里，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高兴地对我说：“我爸爸来信提到这个背篓，是要我记住‘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想，我们也可以编上几个，再去找工人师傅特制几个塑料袋，装上汤，用绳子把口一扎，往背篓里一放，背在背上照样能摸爬滚打。我正准备动手编，发现我们班有一个背篓，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行。”

“这个主意好！”我一叠连声地称赞。

班长看了看我，又继续说：“‘大比武’的时候，我们班在这个背篓上摔过跤，现在再背这个背篓就害怕，是吗？不，咱们看问题可不能木匠斧子一面砍，这种害怕是没有根据的。一九六四年背这个背篓是为抢第一、争锦标，今天我们背这个背篓，是为了夺取战备工作的更大胜利。这两次背这个背篓，好比藤萝爬在葡萄架上，外形相似，却不是一根藤啊！”

他看我不停地点头，满意地继续用水冲洗背篓上的油污。那“刷——刷——”的声音，声声击在我的心上。这一夜，我简直没合上眼。

第二天起床后，班长拿着我写的决心书朝我走来。我心里忐忑不安，涨红着脸说：“班长，决心书不要送了，咱们扎扎实实地干就是了。”他听我这么一说，脸上的表情异常严肃：“怎么啦？决心书一定要送。不过，咱们得根据野营训练的实际情况，再把它修改一下。”

我愉快地把班长手中的决心书接了过来。

四

过了两天，稻子全部收完，连里冒雨进行战斗演习。显然，这是野营训练前的“战”前检查。

长长的行军队伍淹没在雨雾中。雨一个劲地下，道路泥泞难走，走着走着，前面传来了连长的命令：炊事班做饭！

由于班长早和我们研究过怎样克服雨地野炊中碰到的困难，所以虽然柴禾被淋得透湿，我们挖灶烧煤，不到一小时，就在雨地里做了两菜一汤，蒸好了大米饭。我们用背篓装上饭菜和汤，越沟壑，趟小河，穿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迅速地把饭送到了阵地上。同志们在雨天的阵地上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喝着热气腾腾的鸡蛋生姜汤，一个个精神抖擞，非常高兴。来我连检查工作的王副参谋长，也称赞我们的战备工作做得扎实。

吃过饭，同志们纷纷要我们班长介绍经验。他腼腆地说：“有啥经验，我们做这些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他这几句话，引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受

说爱笑的三班新战士小张，从人堆里跳出来，扭住班长，要他来一段“行军乐”。班长没说别的，叫小李敲着锅碗伴奏，他穿着白工作服，大大方方地跳起了行军舞。跳完后，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大家非要他再来一段不行。他笑着向我跑来，拉着我说：“今天中午，咱们炊事班就来个专场表演，下一个节目，由你来给大伙读咱班的决心书。”我也没推让，拿出决心书来就念，结尾，仍然是一段快板诗：

决心一定要大，
空话决不能说。
扎扎实实搞战备，
一步一个脚窝。